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明清艳情禁毁小说系列

续金瓶梅

Xu Jin Ping Mei

下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明清艳情禁毁小说系列

XU JIN PING MEI

《续金瓶梅》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，问世之后，随即在康熙四年（1665）遭到禁毁。作者也因此下狱，出狱后双目失明，时年六十七岁。又由于书中有近似《金瓶梅》那样的性描写，以后又被列为“淫词小说”，长期遭禁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续金瓶梅

下 册

[清] 丁耀亢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明清小说精选百部（五）

明清艳情系列

责任编辑：姚家余

责任校对：姚家余

装帧设计：小曼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）

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：长春翰林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数：4316 千字

印张：199.5 印张

版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 — 5387 — 1778 — 1 / I · 1683

定价：342 元（全套共 19 册）

广慧品 第三十五回

清河县李铭传信

齐王府银姐逢时

《汴京》诗：

幽蓟烟尘入九重，贵妃汤殿罢歌钟。
中宵扈从无全仗，大驾苍黄发六龙。
妆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犹浸玉芙蓉。
荆榛一闭朝阳路，惟有悲风吹晚松。

单表富贵无常，沧桑多变。麋鹿苏台，尚作馆娃之梦；杜鹃蜀道，空闻望帝之呼。虎头健儿，化为鸡皮老翁；邯郸才人，嫁作厮养卒妇。况复改朝换代，剩水残山。魏国江山，半是衰草夕阳；汉家宫阙，但见荒烟流水。前八句诗是南宋赵子昂所作。此人姓赵，名昉，字子昂，本系宋朝宗派，因南宋为元所灭，不堪流落，仕元为学士，伤故宫离黍，又有一诗：

露下碧梧秋满天，砧声不断思绵绵。
北来风俗犹存古，南渡衣冠不及前。
苜蓿总肥宛骥骠，琵琶曾没汉婵娟。
人生俯仰成今古，何待他年始惘然。

前后二诗总言汴京大乱二十余年，自金人掳二帝北去，高宗渡江以后，中原沦没，河北流移，军民无一日之安。或是朝

属宋朝，暮又属了金国。村落绝烟火，一望千里尽是蓬蒿。家家枵腹，处处反叛。不是征兵，就是加饷，不消说，那些大家久已逃亡。可怜在北方无可常住之地，在南方也非久乐之乡。渐渐金兵南侵，宋朝微弱，上下偷安。宗元帅收拾的汴京残局，一朝尽失。金朝立刘豫为王，日日整练兵马南侵。这汴梁为东汉以来五代宋朝历代建都之地，所存的百姓不过十分之二。随是甚么大家，这几年俱已空虚流移去了。只有这些行户娼妓人家，随地杨花乱滚，不管天下大乱。况且东京风俗淫奢，乱一番安顿一番，也有被兵火劫掠的，也有通些线索和金兵往来，反得些白财的。因此妓女们这一行人，倒还有些气色。这刘豫奉着金主之命，做了河南齐王，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貌，被金兵先抢去了。就有这些臭烂的毛实和那趋时的兵将，劝他册立王妃，选取宫女，也要三宫六院。恨不得把那汴梁旧宫，一时间充满，做金兀朮的行宫。一面出榜：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，俱要赴开封府报名；娼妓三十以下，俱要赴宫中亲选。这汴梁人民唬得手足无措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清河县勾栏里，李铭、吴惠原是有名的乐户。因李娇儿在韩离不营里做了夫人，时常想着吴银儿一个好心性儿，还是当年一个美人，如何教他流落了！使李铭传信，上清河县叫吴惠上东京来住。如今汴梁宫殿，做了四太子的行宫，凡系北方大都督们，俱有私宅在东京，安顿家眷。把旧日王侯国戚的大宅花园入了宫，依旧修得整整齐齐，朱门绿户，好不齐整。叫吴惠上京，好歹带携他个出身的去处。那吴惠在清河县里遇了大乱，连他妹子吴银儿也不敢接客，怕金兵掳去连性命都不保的，藏在乡村里，和贲四老婆一搭里住着，连年来极穷。也是合该发迹，吴惠因上城来买菜，那一时，山东六府已尽属金朝，听刘豫的号令，各处安了官，金兵时常到清河县养马。这吴惠才进得城来，被一个番兵拿去喂马。一条绳子拴起来，不

容分说，叫他挑了弓箭枪刀、随身行李，弄了一担，大刀背打着，在马头前飞跑。吴惠那里敢分辩，只得随行，到了察院官厅门首，方才放下行李。又叫他抬马槽、煮马料。忙到二更天气，吴惠又没碗饭吃，那里寻法逃走！正在切马草，只见一个兵进来问道：“你这蛮子是那里人？姓甚么？”吴惠答道：“小人姓吴，本县人，在城东村里住。因上城来遇见老爷们，如今行李已挑了来，马草俱已切完。望老爷放回小人去罢！家里有八十岁的娘，要不回去，饿也饿死了！”说毕，跪在地下放声大哭。那兵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吴惠答道：“小人叫做吴惠。”那兵笑道：“你可是吴银姐的哥哥么？正没处找你哩？遇得正好。如今有东京鞑将爷营里李舅爷寄个字儿与你，你可是他不是他？”吴惠惊疑不定，待说出真名来，又怕是金兵着落他名下要追出他家妹子来，不是耍处，待不说出来，又见说话有些来历，万一有件好事，透出财星来，不肯招认，反打开财神，岂不是当面错过。寻思一会，才答应道：“小人的哥哥就是吴惠。”那兵道：“既是你哥哥，这里有封书，你捎去罢。”吴惠问道：“这李舅爷是那里人？怎么认得小人？”这兵道：“他是你清河县人，前次破城时，在鞑老爷帐下收用的李奶奶的侄儿，叫做李铭。如今我家老爷待他极好，现吃着旗下一个守备的俸粮。还有一个妹子李桂姐，也做了夫人。老爷爱他一家，时常叫进李舅爷去炕上，一个桌儿吃饭，好不敬重，说一听十的，满营里人谁不尊他！”这吴惠听了半日，才知是旧日勾栏里一同当小优的李铭号李日新，知他得了地，我早该去投他，谁知他倒不忘旧情，捎信与我。今日这个机会，定然有个好光景。

说不及话，这兵早去他腰里取出个皮合包来，一张油纸封着一个护封红帖儿，钤着红图书，拆开一看，俱是几行大字，就有个官宦的气象。上写：

久别仁兄，不觉数载。常念同声一气，各守门户，乐有十分，今忘其八矣！不料乱中家姑舍妹得遇大将军韩老爷，收为侧室。弟叨光武职，暂寓汴京大街旧杨尚书宅中。如兄肯同银姐入京，自有际遇。有此资本，何忧穷乏！今托营兵粘木寄信，临书拭目望之。字寄样字吴老贤兄下体
眷弟李铭顿首

吴惠原因学曲略识些字，见他来书端整，打着两个图书：一个是李铭之印，一个是别号日新，俱有核桃大字，便知是有了官腔，喜个不了。忙放在袖里，问这兵道：“李爷如今甚么官职？”那兵道：“老爷看他一眼，本上带个名字，不怕不到大官的地位。现如今吃着守备俸，十数匹马跟随着，好小体面哩！”吴惠点了点头道：“他叫我去投他，那有这些盘费？”那兵道：“能用多少盘费！俺这营里摆拨的闲马，不住的直摆到东京，到了河上又有哨船，六把桨，昼夜三四百里。你如肯去，要马马上去，要船船上去。李爷托我捎信来，知是他亲戚，谁敢不送！”忙叫一个喂马的人来，取出一壶酒，一大块牛肉，与吴惠吃。“叫他若去时，到我这里来，管帮扶你。”吴惠吃了酒肉，满心欢喜，辞了金兵，走到家中，将书与银姐看了。大家说李日新不忘旧情，打点上京去，好一似梅花香冷全无信，柳叶春生又有情。即如李铭这行户娼优至贱之人，知道甚么道义！到了富贵还想起旧日一班朋友，要来提携他。何况这一等正人，想起世路交游，又该如何！

雁有同行鸡有俦，呼群共食各分忧。
如何反学乌龟法，一得头时更缩头。

到了半月以后，吴惠和银姐商议，这穷村里也没有出头的日子，既然李日新得了时，叫咱去投他，不如上京图个进步。把家里粗重家伙一顿卖了，多少换三五两银子，和吴银儿穿上几件粗布旧衣，扮成夫妇，就先到城里会了那个金兵，说是要同他妹子上京，只怕女人骑不惯马，得个小船上去更便些。那兵道：“这是小事！”随即去禀了他的将官，当时拨了一只夜行哨船，又送他二两路费。兄妹二人连夜上东京去了。

不则一日，到了汴梁。在城外先寻个饭店儿安下吴银儿，自去城里问信，找韩大将军的新府和李舅爷的住处。找了半日，有人指着道：“驸马街中心门首，有两个大石狮子，就是当初尚书杨黻的旧宅。”吴惠初到京城，唬得探头探脑，那敢乱走！直到了新府门前，好不齐整。但见：

三间滴水朱门，百尺凌云画栋。门前排檠戟，十万貔貅听号令；堂中喧鼓吹，几群粉黛列笙歌。垂杨系马，银鞍锦帕，拴几多异色骅骝；绛腊开樽，玉碗冰盘，说不尽千般水陆。阶下健儿悬锦绣，怀中稚子插金貂。。

吴惠到了帅府前，不敢高声问人，远远站在门首一个小茶馆里。那店主道：“老客是吃茶的么？请进来坐！”吴惠故意走进来，坐在侧首一副座头上，那茶博士送了一壶茶，一盘蒸糕，又是四盘茶食时果。吴惠吃了一钟茶、一块糕，问茶博士道：“这帅府可是韩将军家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！大将军从北京由山东回来，正在路上，不久进京。前日中军官领了十队披甲的迎接去了！”吴惠又问道：“这府里有个李舅爷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知甚么李舅爷。他府里人多，时常来我小店里吃茶，莫不是一位李爷，极会弹唱的个俏人儿，有三十岁

了，白净面皮，象是山东声音。你找他做甚么？”吴惠道：“这正是我的亲戚，不知他住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他时常骑着马儿街上玩耍，一手好琵琶，没有半日不到府门前的。你只在这里等候，不久也就来了。”吴惠等了一会，又将茶和糕吃尽了。只见茶博士走进来道：“这不是你问的李舅爷来了！”吴惠出得店门，从东一人骑马，跟随着十数个青衣，俱是军官打扮，大帽罩甲，也有拿着琵琶、胡琴的，也有拿着弹弓气毬的，一路上人俱起立两边，这少年扬鞭仰面，甚是气势。正是：

春花春草自春风，何论深红与浅红。
绿帟从来夸董偃，锦堂常是狎秦宫。
每嫌资格尊文士，免较勋劳列武功。
一曲琵琶登上座，邓通曾也列侯封。

原来这八句诗单说人无定位，物无定价，世无定情，事无定理。那汉朝公主收了卖珠儿董偃，汉武帝这等一个英雄，不加罪他，反封他为官，以悦公主之意。霍家奴秦宫擅了霍夫人房帙之宠，乐比王侯，那唐人李贺有诗曰“秦宫一生花底活”。就是卫青大将军，也曾做那平阳公主家奴，后来位极人臣，公主驸马亡了，即以卫青配他旧主。看官到此，你说世间的人，还讲谁该是贵的，谁该是贱的？今日有权有势，前呼后拥，妆点出许多威武；一时失了势，那前日奉承我的，佯佯不睬，好一似不识面的模样。那小人贱役一时侥幸，得了权位，就把那眉毛竖起，鼻子朝天；那些逢迎人的，又去逢迎他去了。休说这小人的眼孔原是浅的，就是豪杰到此也要眼里起火。即如汉朝两个国戚，窦婴封了魏其侯，田蚡封了武安君。只因武安有宠，那魏其侯求他一饭也不可得，因而成仇，借灌夫使酒骂座，以致灭族之祸。只因眼里有个武安君，心里口里放不下

他。那李广因行军失道，贬谪了将军之职，在灞陵打猎回路，夜晚，那灞陵有一守门小吏轻他失势，便关了城门不肯候他，又奚落了两句道：“如今时势，只有新将军，那有旧将军！”到底不肯放他进城。李将军在风雪中，立于城门之下。后来李广起用，才诛此小人，以正军法。因此说，物无有一定的价，也没有一定的情理，只论个遇时不遇时便了。即如李铭、吴惠两个小优，在西门庆家下答应，只因李铭遇了金将韩离不，纳了他家李娇儿、李桂姐为妾，使他顶了一个营官，做起偌大体面，小人志满气高，自然要夸大起来，谁去查他的根脚。

却说吴惠望见李铭来得气象，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也就不敢提起那旧日行藏，当官的生理。只得走到马前，用那膝盖儿一弯轻轻跪倒，禀道：“李老爷！小的吴惠来投见了！”那李铭在马上仰着脸正看天，忽然看见吴惠跪在马前，十分过意不去，滚鞍下马，一手扯起道：“吴祥宇！何必行此大礼！”忙拉入茶馆中来，方才作了揖，吴惠又跪谢了。茶博士慌忙摆上了一桌茶食，换一壶新茶伺候。李铭摆摆手，把左右回避了，才问：“银姐今在何处？”吴惠说：“还在城外饭店里！”李铭即使人抬一顶小轿去，迎了家里来。“今日晚间就到府里和太太说知，老爷不日将到，管取你一场大大的富贵。”牵过一匹空马来，叫吴惠骑了，先使两个军汉送他：“往家里吃饭去，只怕你饿了。”李铭自入府去见李娇儿、李桂姐，正在后堂里弹琵琶，打点下饭，迎接韩离不到家庆贺筵席哩，见了李铭进来，问道：“可知老爷几时到么？”李铭说道：“只在早晚，有中军去接了。”就把吴惠和吴银儿到了京，悄悄说了一遍。依着李娇儿要等老爷到家商议，李桂姐道：“甚么大事，一个自家的亲戚来投，叫他进宅来。打点几件衣服头面，收拾打扮一二日，好叫他见老爷，一时间人生面不熟，进得府来一脚高一脚低，这吴银姐平日忠厚，这几年不在勾栏里，只怕更村鲁了，答应

不出话来，还得咱指教他才好。依着我说，就叫他今晚进府里来罢！府里养着多少闲人，何争他一个。”即时就对太太说了，是山东一个亲戚两姨妹子，上来投亲，要见老爷的，也是一手好弹唱，叫他给太太磕头。太太允了，即时叫人往李舅爷处，快搬了来，只说太太要见他哩！李铭即时回家去了。

却说吴惠骑着马到了李铭宅子里，门面五间，住着两层高楼大厅，四面垂帘，摆设的桌椅鲜明，往来人役奔走不暇。即时摆出饭来，中间安一张八仙桌子，都是银杯牙箸，按酒果盒，鲜鱼烧肉，鸡鸭螃蟹，十分丰富。家人斟上酒来，恰待举箸，李铭从外进来，重新又扶了坐，安席坐下。一面使人城外去请吴银姐，吴惠饱餐一顿，也不敢久停，连忙同轿夫出城去了。到得城外饭店里，算还饭钱，吴银姐上了轿子，吴惠随着，进得李铭宅子里来。原来李铭新娶了一房妻小，也是营里掳来的临清一个粉头，叫做刘翠儿，从帅府里赏赐下来，与李铭成了家，还时常进去答应，两三夜不得出来。听得吴银姐到了，连忙迎出来，让进屋去，炕上安桌儿吃了饭。看吴银姐将有三十年纪，生得温柔典雅，一身粗淡衣服。李铭进来，和银姐见过礼，说道：“姐姐这一路风尘，你还在咱家里将养二日，换换衣服，好进府里去见老爷。”银姐说：“这几年不敢在城，通是在乡村里躲着，谁敢见个人儿！就是几件旧衣裳，都是典当铺里搁着哩，这几件衣裳还是临上路才做的。”李铭道：“这不打紧，衣服是有的，只怕姐姐嫌不可体！”即教浑家连忙放開箱子，取出两套衣裳，珠花翠钿，又是两根金镶玉的横簪，珠子嵌成的。一套是玄色绉纱衫儿，淡鹅黄比肩儿；一套是葡萄色女衫，白绫花比肩儿，都是织金沿边有拖的裙子。吴银姐道：“这玄色老气些，我借穿了罢。一个大老爷家，穿的红红绿绿的不是个礼。”一面说着，丫头盛了水来洗面，就是桂花香皂，镜抿刷牙油盒粉扑胭脂，一弄儿打扮得妆台镜架。李铭

的浑家疾忙取出牙梳，替吴银姐梳头挽髻。李铭、吴惠自在外厢吃酒去了，不题。

却说韩离不元帅同兀朮太子，在山东安抚军民已定，一路由汴梁来，有汴京的文武各官，都接百里内外，那刘豫率领军官太监，五十里外迎接。隔着半日，前哨早到。那时汴京初下，以防有变，金兵十分严肃，整队入城。兀朮传令不许妄杀平民，那百姓才得安业，把那些惊走的渐渐的回城。兀朮一到汴京，就亲入大内故宫，要在艮岳前扎营，把这些帐房暖幕张挂在内苑，搜取旧日宫人，一个也没有。因宫殿空虚，传下令来：仰齐王刘豫选取女子妇人，不论良家教坊，入宫打扫。那知兵马未到前，众百姓怕有选取之事，所有妇女尽逃出城外附近州县藏躲去了。落下的穷破落户，又没有好女儿。刘豫慌了，只得把自己女儿妆梳齐整，却先使十名有颜色的女子，随着送入宫中，以求幸用，要图个勋戚国丈。那知刘豫的女甚丑，兀朮大怒，将送女太监穿箭游营，只留了一夜，把女送回来了。只得满城中遍选歌妓一百名进宫洒扫，那得个好的？按下此事不题。

却说李桂儿先使人将吴银儿抬进府去，打扮得粉妆玉琢，和当初一样娇美。到了天将晚，韩离不送兀朮进了宫，回家歇息，一班儿女妓们都来磕了头，斟上酒来，同太太炕上坐。这些人弹的弹，唱的唱，琵琶、三弦、胡琴、羯鼓，一弄儿奏起，唱了一套词：

记神京繁华地，旧游踪。正御沟春水溶溶，平康巷陌，绣鞍金勒跃青骢。解衣沽酒醉弦管，柳绿花红。到如今馀霜鬓，嗟前事，梦魂中。但寒烟满目飞蓬，雕栏玉砌，空余三十六离宫。塞笳惊起暮天雁，寂寞西风。

单说幹离不元帅因众妓歌曲饮酒，说起四太子兀朮搜括宫人，要选取良家女子一百名入宫，一时俱凑不出来，那得有个会弹唱的服事得来。况王爷帐里妇女不少，就有些颜色的怕选不中意。太太便说起：“今日有李奶奶的亲戚，从山东来投他，要见老爷磕头，只说他会弹唱，也是教坊里出身；我看他倒好个人儿，年纪有二十四五岁，生得细细的个身子，只象是二十来岁，好不嫩少哩。”幹离不忙叫快请过来相见。那吴银儿在李桂姐房里梳头匀脸，伺候要见，因他们唱到热闹处，悄悄听他，忽听一声叫他来见，少不得做出那几步引人的腔调，从左手院子里走出来，娇娇滴滴、窃窃停停、花朵儿一般到了跟前，插烛也似磕下头去。幹离不一看，道：“好个妙人儿，来得正好！”但见：

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挽巫山一片云。
貌态止应天上有，歌声岂合世间闻。
胸前瑞雪灯斜照，眼底桃花酒半醺。
绿绮隔帘挑不得，春风人似卓文君。

幹离不元帅看了一会，原是个臊的，不觉淫兴大动，忙叫上炕来，偎在身边坐，取琵琶叫他和桂姐合唱。两人原是熟的，几年来不得聚首，一个琵琶，一个三弦，又唱了一个《金落索》北曲：

新愁无计除，意中冤孽知何处？镇日苦熬煎，这离情谁与我传一句。恨云鸿个个高飞，我为你怕待理琴书，我为你百事的无心绪。想当初，似水如鱼，你无情，负却了海神盟；俺有眼，错认做荆山玉。终日

里短叹长吁，大睁着两眼跳黄河，强支持弱体捱白日。可罢了我了，实实的着迷痴心肠，泪点儿流不住。

幹元帅大喜，连连斟上酪酥蒙古老酒，不觉一饮而尽，唱到浓处，搂到怀中，和银姐一递一口儿吃酒，用手摸他胸前，只见香滑如玉。这太太看见，先已下炕去了。李娇儿、李桂姐不消说是久帮衬知趣的，也去了。夜至二更，留吴银姐陪宿。那一夜把个幹将军帅字旗连败了二阵。吴银姐是风月中老手，弄得个元帅喜欢不尽，说：“我将你进奉与四太子，做我的个帮手罢！你万万休忘了我的恩情！”那吴银儿又做出百般的娇态，把个将军弄得酥麻了。早晨起来，就赏了两套锦缎，叫裁缝做彻底衣妆，都照金人妇女打扮。弄了三日，用一顶花簾大轿，自己骑马，进与兀朮去了。这吴惠押轿而行，岂不是忽然富贵自天而降！

幹将军到了宫中，见了兀朮，因说有个会弹唱的妇人送来答应王爷。兀朮传令叫进来。吴银儿打扮得更是整齐，织金红锦宫妆、窄靴长袖，挽的平头髻髻，与番妇一样。兀朮甚喜，又赏了两匹缎子，留下吴惠随营吃钱粮，和幹离不踢气毬，至晚方散。原来兀朮随营妇女有三四百人，俱是河北、燕京、临清、济宁掳的良家名妓，这吴银儿一时间那得到得兀朮身边。到了夜宴，那些常常在前的美人们，人人妒忌，个个争妍。休说一个吴银儿，就是王昭君也叫你不得见面。因此吴银儿只见得一面，就派在闲房里管缝衣服去了。过了一月，再不得兀朮一见。也是他有幸，该出头享这一场富贵。忽一日，金兀朮传刘豫入宫赐宴，饮到乐处，要赏齐王名马一百匹，美女十人。这些众妓们怕吴银儿进来得宠，就将他为首，添上九个平常的，凑了十人之数。兀朮每人赏了两匹缎子，俱用红织锦

搭着头，骑上马往齐王府里去了。这吴银儿也只说道和在兀朮宫里一样，那知道刘豫奉兀朮太子之命赐的美人，那敢轻待，就和公主招了驸马一般，又怕是四太子疑他二心，使女子来监守的一样，因此不敢不尊。将为首的吴银儿立为宫妃，银袍珠带，金屋银床，和皇后相似。又因没了嫡夫人，就以充正寝。那吴银儿立时尊奉起来，满府中俱称娘娘。也是吴银儿一生心肠极好，虽在烟花，有此善报，一时高入云霄。李铭夫妇认作两姨兄弟，送礼设席，满东京都来趋奉。那知道他二人是个二搭六，一群衣锦荣归。因此说得个人无定位，颠倒无常。不知后来如何归结。正是：

落花无定，黄莺衔入合欢宫；
飞絮有情，紫燕营巢华屋栋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戒导品 第三十六回

翟员外伸冤元帅府

李师师官配马头军

诗曰：

节当寒食半阴晴，花与蜉蝣共死生。
白日急随流水去，青鞋空作踏莎行。
收灯院落双飞燕，细雨楼台独啜莺。
休向东风诉恩怨，从来春梦不分明。

东坡《在徐州登燕子楼》词：

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

单表古人诗词，多因故国伤心，闲愁惹恨。叹韶华之易尽，则感寄春风；非陵谷之多迁，则魂消秋月。拈就鸳鸯，写出江淹离恨谱；飘来蝴蝶，编成杜牧断肠诗。也只为托兴遣怀，寓言醒世。真却是假，假却是真。自有天地古今，便是这个山川，这个岁月，这个人情世事，这个治乱悲欢。笑也笑不得，哭也哭不得。看到一部《庄子》透彻，才许读得我《金瓶梅后集》。那些俗儒浅夫，没有打破轮回手段，句句着相，便说是风流罪过，骂世春秋，岂不负此婆心侠骨。

这回直接上段。汴梁为历代建都之地，自经五代改号东京。宋太祖登基，直传至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神宗、哲宗，到了徽、钦相传八主，享国太平日久，朝野丰登，车马辐辏，风俗淳厚，士女繁华，何等的富贵！一旦中原失陷，尽为金人所有，自徽、钦北狩，兵火相连，战争不息，有二十年大乱。那些金碧宫殿，尽化为蓬蒿瓦砾之场；文物典章，俱变成戎马干戈之地。佳人才子，富室贵官，不知化做冷烟衰草，白骨寒燐，那里去了。所以行人感慨，过客伤悲。有诗曰：

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汴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

说不尽这兴亡之感。单表这士女的淫奢，现前的因果。可见这富贵繁华，真是眼里空花；玉貌蛾眉，尽作生前孽债。即如徽宗末年留心女色，嫖了一个烟花李师师，弄得国灭身亡，岂不是亡国妖孽，女色中尤物！因此把李师师抬的如天上仙姬一般，享的那富贵尊宠，不下于玉堂金屋，除了朝廷宫禁，也就数是李妈妈家了。妈妈二字是河南开封府的土音，如娘娘、太太相似，因此东京风俗止称一个李妈妈，并不敢说师师二字。后来徽、钦北去，这师师生的手眼乖猾，门下子弟又多，串通金营将官，把个金桶般家业护的完完全全，不曾耗散一点儿。在城外汴河桥边盖起楼房穿廊、花园书房，比旧日一样齐整，又养着十数个能弹会唱的粉头。只为银瓶赚哄了翟员外千金的聘礼，后来郑玉卿骗拐了银瓶去了，李师师实不知情。这翟员外人财两空，又是疼钱又是惶愧，各处找寻了两三个月，四下里贴招子，骑着快马追赶，只道是旱路上去的，那知他一篷风上了扬州，也弄做一场春梦。这是前案；说过不题。

那时翟员外不肯干休，使孙寡嘴、张斜眼子两个帮闲来和